

落日 红门

中国当代文化书系

季羨林题



4

小说卷

丛书总主编◎季羨林
主编◎林斤澜 曹文轩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卷四

四

門

④

四

四

中國書畫函授大學

中國書畫函授大學

中國書畫函授大學

中国当代文化书系·小说卷
丛书总主编 季羡林

落日红门

主编 林斤澜 曹文轩

(四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落日红门:小说卷/林斤澜,曹文轩主编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0.5

(中国当代文化书系/季羨林总主编)

ISBN 7-80094-578-2

I. 落…

II. ①林…②曹…

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6948 号

落日红门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38 字数 749 千字

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94-578-2/I·368

定 价:180.00 元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八

真的考试来了，恐慌也就变成了平静，一声不响的平静。所有的人都懒得多说一句话，低着头匆匆地走路，脑子飞快地转动。

“噢！什么时候完呀？”“猫”在快进考试前伸了个懒腰。

石白赶快捂住耳朵，转过身去。

视唱练耳的考试被一个声乐系的男高音搅了。听写已经考了两小时，和弦都听完了，只剩下最后一道长长的有临时离调的三声部复调，这道题占分最多。这是全体考生最最紧张的时候，可这时，隔壁声乐系教室的门打开了，放出来一个刚考完语文的男高音。他痛痛快快地唱了一句很高很高的“妈——”。这下，作曲系教室里就有好几个人耳朵随着这声“妈”走调了，再也想不起刚才教师在琴上弹的是什么调，再也想不起标准音；甚至有人把这声“妈”也算成了最高声部。

大家希望有哪科教员突然病倒或者是家里着火什么的，结果有个语文教员真让车撞了，但语文考试并没停止，而且换了个更厉害的监考官。为了缓和气氛，学校决定拖延考试日期，把每科考试的间隔再拉长一点，可这么越拖延，大家越紧张，越紧张，就越希望考试索性快点来临，哪怕在一天里全考完，全不及格也行。准备复习用的小卡片上写满了各科的复习题。已经背得串了行“懵懂”在艺术理论考卷上写道：“有：

没有。”

小个子手上的腱鞘炎鼓包又大了，他弹琴的时候总让人以为他手背上有个核桃。他一边弹一边吸冷气，一边弹一边骂娘，终于到了钢琴考试那天，他飞快地弹完肖邦的右手练习曲，这曲子正是那只有腱鞘炎的手当主力，弹完以后，他趴在琴上就不起来了。等考官哄他退场时，他一出门就跑到声乐系的视唱练耳考场外，大声唱了一个“妈——”。

李鸣在民族戏曲考场上，刚摇头晃脑地唱完：“李白斗酒……酒中仙……”没等老师点头，他就匆匆跑到操场上，冲着体育老师大叫：“来吧，八千米！”于是气喘吁吁地围着楼绕圈子。体育老师还算好说话，天天拿着跑表和剑等在操场上，任何人只要有时间就可随时参加考试。

终于只剩作曲考试一关了。还有一天的时间，可全体作曲系的人都不再去琴房，躺在床上一声不出。只有石白终于跳起来，跑进琴房，砰砰地关上门，开始分析作品。

“谁能让这整个一天都变成黑夜？”李鸣在被窝里问。

“能。”马力爬起来，把一床毯子用钉子钉在窗户上。

“唉呀，天永远不亮就好了。”小个子高兴地叫。

可第二天早晨铃声一响，所有人都迅速跳下床，连早饭都顾不上吃，就跑进琴房，几乎毫无头绪地在那儿分析作品。等考试的铃声一响，“猫”的牙齿已经发出哒哒的颤音。“懵懂”过来把她搂在怀里。贾教授见了很奇怪，“她发烧了吗？”

“我也发烧了。”“懵懂”的牙也抖起来。

空白的五线纸一拿在手上，李鸣觉得精力集中得全分散了，怎么也不能思考。有张纸上写着五个动机，你可以任意挑一个发展成一首三部结构的作品。他把每一个动机全发展了，可看每一个都不顺眼。他想谨慎行事，可耳朵里全是拥挤的噪音，无论哪个和声都听起来不顺耳，任何一个和弦都可能是错的。谁知道对的标准是什么？他硬着头皮挑了一个动机写下去，写着写着就进了一个混沌的圈套，一个反功能的圈套。他不顾一切地想把功能扭过来，但脑子里却是一团糟。功能圈，功能圈，他想。有人开始抽烟了，他急得直想上厕所。关键在于不知道对错，根本不知道对错。写着写着，他脑袋里开始出现了一个长音，一个总是不变音高得不能再高的长音。这长音抹掉了他一系列的构思，他赶也赶不走。抽烟的人越来越多。他把它横着写了八遍，竖着又写了八遍。抽烟的人咳嗽起来。突然，他在一瞬间看透了什么他妈的对错，根本无所谓对错，反正你永远也无法让贾教授说对。这样一想，他就心花怒放，浑身轻松，跑到厕所里痛痛快快的撒了一泡尿。

考试一直进行到晚上八点钟，大家才陆陆续续交了卷。这一天除了上厕所、吃饭，谁也没出考场，更不许把作品带出去，以防用琴校对。她歹算是结束了，尤其是谱面写得漂亮的，看着还很得意。

贾教授站在那儿收谱子，一边收谱子，一边通知要走的人：“明天八点准时还到这儿来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再考一次。”

九

第二天的考试内容是歌曲作曲。“懵懂”一拿到歌词，就失去了全部勇气。那上面写着：“青山绿水小村庄，革命精神大发扬。条条渠水绕山间，金光大道直向前。”并且有好几段。她不知道这到底算是民谣还是诗词，到底用大调还是用小调，到底写成民歌还是宣传歌曲或艺术歌曲？而且还要求配上钢琴伴奏，她看着歌词先发了两个小时的呆，然后写了十种方案，全都难听得要了人的命。

“这是什么东西呀？”一直到晚上，她还拿着那一种方案发呆，“这是个什么破东西呀？！”

“别叫，怎么啦？”马力走过来。

“这十首歌是谁写的？”

“这不是你写的吗？”

“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破玩意儿。”

“不是你的是谁写的？”

“我不可能写出这首歌词。不是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噢，我写不出来，写不出来！”

“唉呀，女的就是不行，啧啧。”石白不耐烦地跺着脚。

这时考场上已经没几个人了，连贾教授都困得不得不回去

睡觉了。临走时他留下话，不写完不许出这屋子，但时间不限。

“你这首写得挺好，把这儿改成这样就行。”马力看看“懵懂”的谱子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告诉你这么改你就这么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已经夜里十点钟了，一股凉意从窗外扑来。“懵懂”向马力要了一根烟。

“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改？”

她把烟点着，看着那十种方案发呆。石白已经走到钢琴旁弹起来了，苍白的脸显得更瘦削，看上去虚弱不堪。“懵懂”冲他大叫：“别弹琴！别弹琴！”

石白瞪了她一眼。

“懵懂”凑过去看他的谱子，除了歌词，那上面还标着各种石白的文字注解，使谱子看上去像篇带音符的散文：“优美如歌，好像看到一缕青烟从村庄飘起……呵，祖国的山河多么壮丽……如醉如痴地、意志坚定地……”

“你写作文哪？”“懵懂”冲他喊了一句。

石白瞪了她一眼，把耳朵堵上了。

“懵懂”用双手在钢琴上使劲一按，然后又跑到马力那儿叫起来：“我为什么要那么改？”

“你干脆回去睡觉吧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马力把自己的谱子写好了，把兜里的烟全掏出来留给“懵懂”。

“懵懂”并不抽烟，她把烟一根接一根地点燃，看着它们一根一根地消耗，然后闭着眼睛把十种方案每种抽出一句凑成一首歌，配上钢琴伴奏。那是首哪句和哪句都没关系，横竖全没关系的曲子。她毫不客气地让人声跨了三个八度，精心设计了一个谁弹起来都会痛苦不堪的钢琴伴奏。第二天早晨五点钟，她把谱子交给石白。石白还坐在钢琴旁，研究自己的文字注解是否有光彩。然后她把铅笔、橡皮、尺子和余下的谱纸统统从窗户中扔出去了。

这是个空气清新的早晨，阳光已经柔和地照在她那张发青的脸上，她想让自己精神起来，可就是不行。她使劲揉眼睛，按太阳穴，太阳穴两边就像有两个铅砣在夹击她。她觉得满脑子都是那十种方案，赶也赶不走，并且随便一凑就又是一道蹩脚的旋律。她只好开始跑步，想把它们甩开，但没跑几步，她就睡着了，一下子跪在地上，然后就趴在那儿进入梦乡，直到天又重新黑下来，作曲系课室里传来放得很响的迪斯科音乐。

十

作曲系课室迪斯科放得山响，全体同学都凑在这里庆祝考试结束。森森醉醺醺地凑到李鸣面前，说他最近又发现了一个

新的音响，名字叫“原始张力第四型”。

“原始张力第四型？”

“就是把所有可能的有力度的音型都叠在一起，分成四十八个声部，还可以变成复调。”森森说得唾沫星乱飞，比手画脚，直立的头发直抖。李鸣边喝着啤酒边说：“你行行好，让我把这首迪斯科听完。”“猫”突然跳过来，抓住森森的后脖领子，把他抓到跳舞的行列里去了。

“这算什么音乐？这算什么音乐？”小个子有点儿坐立不安。

“你说的是森森还是迪斯科？”

小个子没回答，咕嘟咕嘟地喝啤酒。

森森像个原始人一样扭动着身躯，孟野边跳边找机会倒立，他们谁也不跟着拍子，有时比拍子快，有时慢，有时让脚步老和音乐差半拍。他们疯狂地扭动，旁若无人，气喘吁吁，汗流满面。突然，“懵懂”在他俩中间出现了，她一出现，全场都喝起彩来，因为她把自己打扮得象个非洲土著，精确地踏着节奏，使三个人的舞姿一下就融成一体了。

“嘿！”聂风和管弦系的男生女生突然闯进来。“乌拉！”作曲系的人眼睛一亮。管弦系的女孩子一个个光彩夺目，每人手里还拿着一份作曲系写的谱子。“你们的谱子太难啦。”“我不拉了。”“真见鬼了。”可是真带劲！”她们把谱子纷纷扔在地上，然后围着它们跳起舞来。管弦系的男生拿着铜管，聂风手一挥，突然，一个震天动地的和弦使全屋的人都痛苦不堪。当

这声音结束时，长号手抱歉地对森森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没吹出你要的力度来。”“猫”跳过来，冲着森森喊道：“你写的东西都像臭狗屎！我一辈子也没听过这么讨厌的音响，简直讨厌透了！要是你变成一把琴弦，我一定把它折断！”森森边跳边说：“何必，何必！”然后冲着地上的谱子哈哈大笑。孟野正躺在地上，把谱子往自己的身上盖。

小个子还在咕嘟咕嘟喝啤酒。

“你可喝得太多了。”李鸣提醒他。

“你最好别管我。”

“你这个糊涂虫。”

“你这个懒虫。”

“好，你喝吧。”李鸣又给他拿来一瓶啤酒。

孟野自从躺在谱子下面后再没动，外面的世界已经和他无关了，谁要是翻动一下谱纸，他就会骂一声：“滚，臭猪！”于是谁也不理他了。他闭起眼睛听着震天响的迪斯科，跳舞的人把尘土都踢起来了，楼板也随着节奏抖动。他突然感到一阵烦躁，他必须去看看女朋友了。

她比他大两岁，是个神经质并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女人。也许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素质，她擅长文学写作，在一所文科大学里上学。不知是他们谁更崇拜谁，使他俩一见如故，然后就发誓“白头到老”。她喜欢戏剧性，什么事都想追求戏剧化。比如她看了部爱情片，在电影院哭一场还不够，出电影院门后还要耸着肩模仿片里的女主角走路，而且整整一天都要陶醉在女

主角的气氛里。那时你要是和她搭一句话，保你背过气去。

“你饿吗？”孟野问她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??！”她肩膀一耸，眉毛挑起来，眼睛露出绝望的神色。

孟野只好在心里背总谱。

假如在孟野的音乐会上，她必得四处周旋，出人头地，像收入场券的招待员一样忙个不停。假如在同学聚会时，她必得满口成语地滔滔不绝，使作曲系的学生深恨自己没文化。假如她笑，她必得大睁着眼睛，不会使眼睛也随着肌肉抽动而小下来。假如她坐着，只要不是在上课，她必得把两腿扭向一边，使身体侧卧倾斜，显出线条来。

总之，她是个非凡的女性，是个女才子。能从《诗经》一直背到郭沫若，而且还在背下去。她不能容忍孟野轻易地和“懵懂”跳了舞，拍了照，和那么一个头脑简单的东西。

“你爱她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你爱她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爱她！”

“我不是。”

“世界如此黑暗，人是如此轻薄，你爱她你不承认，卑鄙，卑鄙，卑鄙。”

她把照片用剪子剪碎，扔进马桶里冲了。

她喜欢用剪子这个工具，它可以把任何东西在一会儿时间就毁掉。自己看不上的手稿、男性的情书、新做的连衣裙、还没冲出来的胶卷……

每次一看到她哆嗦着用亮闪闪剪子咔嚓咔嚓地破坏这一切时，孟野就想晕过去。剪着剪着，她已经从气愤变成一种专心致志的工作，最后看看一堆碎片，她就得意起来了。孟野一想到说不定哪天他也会被一剪刀一剪刀的剪成这样，一想到剪她时她脸上可能会出现表情，他真想晕过去。

“远岸收残雨，雨残稍觉江天暮。拾翠汀洲人寂静，立双双鸥鹭。”那次他俩一起旅游，她紧紧挽着他的手臂，把头靠在他肩上“刚断肠，惹得离情苦……”她抬眼看看孟野，孟野眼神迷茫地看着远处。“此去何时见也？襟袖上，空惹啼痕……”她又看看孟野，孟野仍望着远处。“我们结婚吧。”她冲着孟野的耳朵轻轻地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孟野好像吓了一跳。

“你真没听见？”

“真没听见。”孟野一脸诚实。

“那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我最近的作品已经不能使我满意了，在下部作品里我得抛弃那种手法。”

“呵？你原来在想这些？你原来爱音乐胜于爱我，我恨你的音乐！恨你的音乐！”她用手撕着书包。

又有人在揭谱纸。

“孟野在想那位——文学家?”

“音乐，音乐，再大点儿声。”

“这音乐永远也不要停。”

“音乐——音乐——音乐——”

“再喝吧。”

“音乐——音乐——音乐——”

“干杯!”

“音乐——音乐——音乐——”

十一

自从李鸣躲进宿舍不打算再去琴房，他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。其中最大的理由是他觉得自己生了病，症状之一是身体太健康、神经太健全。这使他只能躲在宿舍里躺着，在宿舍里没人会使他想起他神经太健全，没人会使他想起乐谱与疯狂的竞争，没人会使他想起关于有调性与无调性、三和弦与空五度的争执。在宿舍他可以什么都忘掉，忘掉功能的走向，忘掉作品分析时的错误，忘掉乐器配置法，忘掉九度三重对位引起的神经错乱。什么都忘掉了，可就是忘不了马力。马力在那次考试后，回家探亲让塌方的窑洞给砸死了。

“小力子!”他娘一定这么叫。

“我的儿!”他爹一定哭得像个稻草人。可是他什么也不会听见，早就变成一团血肉，甚至直接就变成了一堆黄土。马

力，马力，一声不吭，站在那儿像个黑塔的马力，可就是不爱吭声，像个空五度在一个极沉闷的音区撞了一下就再没发展下去。他的床和铺盖原封不动地放在这儿，似乎生怕人把他忘掉。没人来搬它们，这样李鸣就只有想着马力。想马力不用考虑和声，不用考虑结构，你可以永无休止地想下去，没人会说你对错，说你该不该终止。这比去教室面对那个大功能圈要好受得多。

功能圈已经被人正式用镜框挂在了墙上，挂在黑板的正上方。功能圈是在一块雪白的的确良上画的，用黑漆涂的 TSD 三个大的符号上又涂了一层金粉。每个字有人头大小。正上方是 T，左面是 D，右面是 S。这三个符号用一个极圆的圆圈连起来，金粉在阳光下晃人眼睛。镜框是黑色的，玻璃被小个子擦得锃亮，能把全班人在上课时的动作都反映下来，结果全班人都不敢抬头看它，也不敢在课上轻举妄动。只有在回答问题时才敢冲它翻翻眼睛。

“我觉得有一天它得活过来。”戴齐飞快地说，“早知道这样我就转到钢琴系去了。”

“行了，小个子，你有这劲头不如给贾教授洗衣服。”

当时小个子正站在讲台桌上卖劲地用一块棉纸在镜框上擦，边擦边呵气。自从马力死后，他就和这个镜框交上朋友了。

“它不妨碍你们任何人。”他眯起一只眼，踮起脚，歪着头观看那玻璃。

“它都跟你说什么了？”

“说得多了。你们这些俗人懂个屁。”

“懵懂”把嘴里的口香糖用手指一下弹到镜框玻璃上，小个子吓了一跳。

“谁干的？”

“孟野。”

小个子回头看看。

“‘懵懂’，你别老把罪过往孟野身上栽，什么事情都会有报应。”

“狗屁。”“懵懂”又往嘴里塞进一块巧克力。

“别装疯卖傻了，你他妈给我下来。”李鸣冲小个子说，“你去擦宿舍的玻璃吧。”

李鸣是宿舍长，管着小个子。小个子只好从讲台桌上跳下来。

“我看擦擦功能圈比擦玻璃有价值，人生所负原则众多，生命的代价在于注意事项的严密周到。”董客突然慢慢地说。

没注意到的原则太多了，李鸣要是仔细起来就会糊涂。作和声题时你想着三十个和弦，等作曲时你就得想着三百个。你从第一个音开始唱起，中途转了八次调，到了最后一个音，你已经走调得一塌糊涂，你必定没脸再活下去。还有那首长得不能再长的二胡曲，没完没了的发展，像胡思乱想一样让背的人摸不着头脑，可你还得背，还得硬说它写作有规律。再没规律的东西教授也能说它有规律，只要他们认为是好的。如果他们